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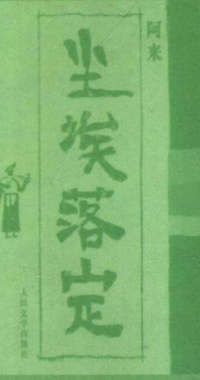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 欧也妮·葛朗台

〔法〕巴尔扎克 著

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  
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 欧也妮·葛朗台

〔法〕巴尔扎克 著

张冠尧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也妮·葛朗台/(法)巴尔扎克著;张冠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7重印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7-02-004133-7

I. 欧… II. ①巴…②张…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3655 号

责任编辑:艾 珉

责任印制:张文芳

欧也妮·葛朗台

Ou Ye Ni Ge Lang Tai

[法]巴尔扎克 著

张冠尧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3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插页 1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90001-140000

ISBN 7-02-004133-7/I·3137

定价 8.80 元

## 丛书出版说明

为了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的语文素质,增强语文课程的现代意识,大力推进新型的学习方式,国家教育部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颁布了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核心内容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语文课程标准》是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体现着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同原来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相比,《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学科的性质、任务、目标和基本理念都作了新的调整。根据新的教改精神和课程理念,新标准对原有大纲中关于语文课外读物的具体篇目作了较大的改动,并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的阅读总量,要求广大中小学生阅读。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丛书的书目均为新标准所指定。为了帮助学生阅读,我们在每部名著的前面都附上一篇导读文章,深入浅出地介绍该书的有关情况。版本完善,注释详尽,译文准确,适合中小学生阅读,是这套丛书的主要特点。我们相信,它一定能够成为中小学生朋友们的良师益友,成为中小学生家庭的必备藏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三年一月

## 导 读

曾经有人断言：“自莫里哀的《悭吝人》以后，不会有人再写吝啬鬼了！”的确，莫里哀笔下的阿巴公已将吝啬鬼的性格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谁还有勇气再碰这个题材呢？然而巴尔扎克不仅大胆地拾起了这个题材，还赋予了更深刻的历史内容，写出了独到的风采，赢得了极大的成功。

巴尔扎克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典型的巨匠，举世闻名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劳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他富于独创性地将九十多部篇幅不等的小小说联为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他让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有声有色地演出了法国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一整段历史。新旧交替时期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其对社会生活及人类心灵产生的方方面面影响，都在《人间喜剧》中得到了深刻的剖析和生动的再现。

所有优秀的作家都程度不同地在作品中反映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与众不同处是力图完整地再现他的时代。同步地反映当代社会已属不易了，何况还要完整！然而巴尔扎克还不满足，他还要从纷纭复杂的表象中探明事物的内在联系，追溯这种种现象产生的根源，进而对社会弊端作出诊断和披露，以达到醒世和匡正世风的目的。总之，在巴尔扎克决定以小说形式来谱写当代历史的时候，便已经立足于对整个社会的研究。他

不满足于表象上的描绘，而是试图站在历史的高度，考察、研究和评判这个社会。

为了达到他所企望的高度，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往今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不断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搜寻人们内心的秘密，精细地剖析人们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他像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那样观察研究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终于，他在这个骚动的、杂乱无章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亡。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社会上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定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清楚地看到时代的洪流把某些人推向浪峰，又使某些人沉入水底；金钱取代门第成为权力的象征，财富的多寡成为划分等级的新标准。于是对金钱的贪欲潜入人们的灵魂，许多新的社会矛盾便由此产生。由于对社会形成了这一总体认识，巴尔扎克得以从种种貌似分散、个别、偶然的现象中，把握住了以拜金主义为核心的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内容：人们“不再信仰上帝，只崇拜金钱”了，金钱成为整个社会的机制与杠杆。对财富的追求既给社会带来活力，推动了生产的进步，又使人性产生可悲的异化，正是对金钱的贪欲，扼杀了人类的正常感情，断送了无数家庭的幸福，酿成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惨剧……这样，巴尔扎克便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理解了他的时代。

《欧也妮·葛朗台》的故事是在家庭内部日常生活中展开的，没有耸人听闻的事件，没有丝毫传奇色彩，正如作者本人所说，这是一出“没有毒药，没有尖刀，没有流血的平凡悲剧”，而其惨

烈的程度却不亚于古典悲剧。不过，在古典悲剧中主宰一切的是命运；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主宰一切的则是金钱。葛朗台老头的形象便充分体现了金钱的主宰力量。

葛朗台是世界文学中著名的吝啬鬼典型，其性格特征和莫里哀的阿巴公一样是贪婪苛刻，但又远不止是贪婪苛刻。否则这种性格无论描绘得多么出神入化，怕也很难有多少新意。重要的是，葛朗台的形象概括了整整一段历史，他的吝啬也包含着特定的历史内容。巴尔扎克把葛朗台作为法国大革命以后迅速崛起的第一代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通过他的发家和社会地位的上升，来分析资产阶级何以能在那么短的时间聚敛如此巨大的财富，并取代贵族成为地方上权力的象征。这样一来，葛朗台便区别于莫里哀的阿巴公，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和特殊的分量。

葛朗台之所以能从一个普通的箍桶匠一跃而成为地方上的首富，首先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有胆识地利用了大革命的好时机：共和政府拍卖教会产业的时候，他用贿赂拍卖监督官的手段，三文不值两文地买到了当地最好的葡萄园；他荣任镇长期间，曾冠冕堂皇地为“本地的利益”，造了好几条出色的公路直达自己的产业；在房地产登记的时候，他利用职权，神不知鬼不觉地占了不少便宜；当地侯爵老爷手头拮据时，他又用极便宜的价格，买下了弗鲁瓦丰侯爵领地。显然，没有这次革命，葛朗台不可能这么快挣得偌大一笔财产。

这位前箍桶匠具备第一代资产阶级的一切特点，没多少文化，却极精于盘算。他的土地经营得法，每笔买卖都琢磨得周到细致，投机事业从没失败过一回。酒桶市价比酒还贵的时候，他老是有酒桶出售；别人一百法郎就脱手的酒，他要等到每桶涨到二百法郎才抛出来。作者十分形象地写道：

说到理财，葛朗台先生兼有老虎和巨蟒的本领。他会蹲在那里，长时间窥伺着猎物，然后扑上去，张开钱袋的大口，吞进大堆的金币，然后安安静静地躺下，像吃饱的蛇一样，冷酷而不动声色，徐徐消化吃到肚里的东西。

就这样，葛朗台先生成为索漠地区“纳税最多的人”。

这部小说一开篇，作者就用了大量笔墨渲染“纳税最多的人”这一新的贵族封号的涵义：从葛朗台先生府上这个称谓的分量；从公证人和银行家对葛朗台那种毕恭毕敬的态度；从克罗旭家族和格拉桑家族对欧也妮的包围；从索漠人在外乡人面前提起葛朗台先生时的得意洋洋；……总之是说明：偌大一笔财产把这个富翁的行为镀了金。葛朗台的一举一动都具有权威性，他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甚至眨眼睛，都会在当地引起极大关注；甚至他最琐屑的动作，也被认为含有“深邃而难以言传的智慧”。

葛朗台胸有城府，说话不多，动作更少。他心狠手辣，玩弄世人于股掌之上。索漠城中，人人都曾被他钢铁般的利爪干净利索地抓过。人们看见他，没一个不觉得又钦佩又害怕。所以，葛朗台先生理所当然成为众人膜拜的对象。

显然，巴尔扎克描写葛朗台的胆识和理财本领，是为了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力量迅速增长的原因。包括吝啬，也是聚敛财富的一种手段。葛朗台把所有的开支都看成浪费，奢侈享受更是最不可容忍的恶习。尽管他家财钜万，过日子却一直和庄稼人一样，喝的老是坏酒，吃的老是烂果子；面包是自己家烤的，肉食蔬菜靠佃户供应；蜡烛是全家合用一支，还得买最便宜的；白糖早就落价了，可永远当做奢侈品看待……年收入达三十万法郎以上的家庭，开销超不过几千法郎，这家产自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老头儿咽气时，竟留下了一千七百万家产。

和所有贪婪的暴发户一样，葛朗台老头不进教堂，不信上



帝,他的上帝就是金钱,除了钱他没有别的信仰。他惟一的嗜好、惟一的激情就是赚钱。他的财产是他动脑筋一笔一笔赚来的,财富便是他的才干、价值、创造力的体现。只要他活着,就非跟人钩心斗角,把别人的钱“合法地”赚过来不可。这便是他的全部生活内容,全部乐趣之所在。在他心目中,“钱和人一样是活的,会动的,它会来,会去,会流汗,会生产”。他一辈子琢磨的就是这“钱怎么生怎么死的秘密”。

这样一个人,我们甚至不能说他“爱钱如命”,因为在他眼里,钱比命还贵重。“把死人看得比钱重”就叫做“没出息”。把兄弟的死讯告诉侄儿没让他犯难,可要说出“你一点家产都没有了”倒让他感到难于启齿,因为这句话“包含了世界上所有的苦难”。

索漠人并非毫无根据地相信他家里有一个装满黄金的密室,说他半夜里瞧着累累黄金,快乐得无法形容。到他生命垂危之际,他全部生命力都退守在眼睛里,能够睁开眼睛的时候,眼光立刻转到满屋财宝的密室门上,他几小时地盯着铺在桌上的黄金,觉得这样心里才“暖和”。他叮嘱女儿看住他的金子,将来到阴曹地府去向他“交账”。他咽气时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扑向做临终傅礼的神甫手中的镀金十字架。总之,金子是惟一让他牵挂、令他动情的东西。

巴尔扎克并没有简单化地把葛朗台作为绝无仅有的坏人来描绘,并没有把葛朗台写成腐朽堕落、道德败坏的恶棍,而是在他身上概括了拜金主义者和守财奴普遍的心性习惯和思想误区,甚至指出了一般人与这类人的相通之处:“试问哪个人没有欲望,哪种社会欲望可以不靠金钱得到满足呢?”巴尔扎克不说葛朗台不讲道德,相反,他描写这类拜金主义信徒自有其独特的道德观。葛朗台从不欠人家什么,当然也不让人家欠他;他从来不到别人家去,不搞吃请;他绝对不动别人的东西,意思是绝对

尊重财产私有。然而他毫无顾忌地无偿占有旁人的劳动，毫无顾忌地把私人的白杨种在河边公家的土地上。他认为手生来是捞钱的，让钱从自己的手指缝漏出去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因此欧也妮把私蓄送给堂兄弟自然是“罪大恶极”的了。发生在葛朗台家的那出平凡而残酷的悲剧，就是欧也妮这一“大逆不道”的行为引起的。不能说葛朗台老头不疼爱他的女儿，可是金子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东西呀！和女儿的健康、太太的性命相比，葛朗台自然更疼爱他的金子。欧也妮把金子送人，绝对是天理不容的强盗行为，理当罚她吃清水面包；太太袒护女儿，生病也是咎由自取。葛朗台并不愿意太太生病，因为生病请医生要花钱；他更不希望太太去世，因为担心女儿要继承母亲的遗产。要不是有这点担心，葛朗台老头大约还不肯与女儿和解。

但是，作者的天才如果仅仅停留在精确地刻画守财奴的聚敛癖和偏执狂，那他就不成其为巴尔扎克了。作者固然以大量笔墨描绘金钱的威力，画龙点睛的一笔却是指出金钱拜物教的荒谬，指出金钱固然给人带来权势，却不能给人带来幸福。至少，在人类的感情领域，金钱是无能为力的。葛朗台称雄一世，积累了万贯家财，一文也带不进坟墓，除了一种虚幻的满足感，可以说一无所获。在巴尔扎克看来，葛朗台的聚敛癖，是当代社会一种病态的情欲。是许多家庭或个人招致不幸的根源。像欧也妮这类心地单纯的姑娘，金钱于她既不是一种需要，也不是一种慰藉，只有人性已经异化，完全为贪欲所支配的人，才会将金钱视为人生的最高需要。葛朗台这样的人，表面上是金钱的主人，其实是金钱的奴隶。可怜的女儿守着他的巨额财产，却既无家庭，也无幸福，只能成为一帮利欲熏心之徒追逐围猎的对象。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〇年三月

## 目 次

资产者的面貌 .....	3
巴黎的堂兄弟 .....	32
外省的爱情 .....	49
吝啬鬼的许愿和情人的起誓 .....	84
家庭的苦难 .....	125
如此人生 .....	158
结局 .....	178

## 献给玛丽亚<sup>①</sup>

卿之芳容乃本书至美之装饰，愿卿之芳名在此犹如圣枝<sup>②</sup>，虽不知出自何树，然无疑已因信仰而圣化，虔诚之手勤将其更换，故四季长青，恒荫家宅。

——德·巴尔扎克

---

① 据考证，这位玛丽亚就是欧也妮·葛朗台的原型，原名玛丽·杜·弗勒内依，于一八三三年成为巴尔扎克的情妇，曾为他生下一个女儿。巴尔扎克在一封写给他妹妹洛尔的信中提到，玛丽亚是“一个天真可爱的人，像一朵自天而降的鲜花。她秘密与我相会，既不要求书信往来，也不要求我细心照顾。只是对我说：‘请你爱我一年，而我将爱你一辈子。’”这一卷首献词在一八三九年的版本中首次出现。

② 经过祝圣的黄杨树枝，据称可带来吉祥。



## 资产者的面貌

在外省某些城镇,有些房子像最阴暗的修道院、最荒凉的旷野,或者最落寞的废墟,看了使人有凄凄切切之感。也许在这些房子里,修道院的冷寂、旷野的荒凉和废墟的支离破碎都兼而有之。房子内寂静无声,要不是外面一传来陌生的脚步声,窗子里便会突然探出一个僧侣般毫无生气的面孔,以凄冷的目光逼视来客的话,外地人真会以为那是些空置的房屋。

索漠城<sup>①</sup> 有一条起伏不平的大街,直通高处的古堡,街头有一所房子,外表就有这种忧郁苍凉的成分。街上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来往,夏热冬寒,有些地方还很阴暗,但有一个特点,鹅卵石铺的路面总是干爽、清洁,发出响亮的回声,街道狭窄而曲折,两旁的房子紧贴城根,非常宁静,属于旧城的一部分。

有些建筑已有三百年的历史,虽是木造,仍很坚固,而且风貌迥异,各有特色,使索漠城这个地段,颇得怀旧的人和艺术家的青睐。走过这些房子的人很难不欣赏那些两头刻着奇怪图形的巨大梁木,横亘在底层之上,仿佛一溜黑色的浮雕。这里,椽子上盖着青石板,描出一条条蓝线,墙不很牢固,木板的房顶因年深月久,已经翘起;日晒雨淋,木条早已腐烂变形。那边,破旧

---

<sup>①</sup> 索漠,法国中部、卢瓦尔河畔小城,以盛产葡萄酒著称。

发黑的窗槛，上面精美的雕刻已难以辨认，脆弱得似乎承受不住贫穷的女工在上面放置的那几个种着石竹和月季的赭色花盆。再远一点，是几道嵌着巨大钉子的门扇，我们天才的祖先在门上画了一些象形文字，其意义今人永远难以参透，也许是一位新教徒表示其信仰，或者是一位旧教徒诅咒亨利四世<sup>①</sup>。也有某位平民鸣钟晋爵之后所刻的贵族标记<sup>②</sup>，以旌表祖上曾为宦官的昔日辉煌。整整一部法兰西历史都在这儿了。一所摇摇欲坠的房子，墙壁胡乱抹着灰泥，想当初还是一位能工巧匠的杰作。房子旁边矗立着一座当地贵族的宅第，石砌的拱门上还留着徽号的遗迹，经过一七八九年以来席卷全国的多次革命的摧残，尚依稀可辨。

这条街的房屋，一层全是做买卖的，既非小铺，也不是大店，喜欢中世纪气氛的人会发现，那简直是我们祖先古朴的劝业场。低矮的店铺既无门面，也无摊挡、橱窗，幽深阴暗，内外没有任何装饰。门分上下两截，钉着粗铁皮，上半截往里开，下半截装着带弹簧的门铃，不断有人出出进进。半人高的墙上装有护板，早晨卸下，晚间安上，用铁片铆钉拧紧。空气和光线就从门顶和窗框、地板和矮墙之间的空隙进入，房子潮湿得像洞穴一样。矮墙供陈列商品之用，毫无夸张招徕的成分。货色随店铺的性质而异，或是两三桶盐和鲑鱼，或是几捆帆布、缆绳，天花板的椽子上挂着黄铜丝，靠墙放着桶箍，或者架子上放几匹布。你要是走进

---

①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国王，曾颁布体现宗教宽容政策的《南特敕令》，规定天主教(即旧教)为国教，同时承认胡格诺(新教)教徒享有宗教自由。此敕令遭到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的反对，一六八五年被法王路易十四废除。

② 法国古代某些城镇其行政长官由民众大会选任，开会时，市民鸣钟聚众，进行选举，故当选者之后人被称为鸣钟贵族。

门,一个青春年少,穿着大方,系着白头巾,手臂通红的姑娘便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计,喊她的父亲或母亲出来招呼你,店主的态度各有不同:有的冷淡,有的殷勤,有的傲慢。成交额也许是两个铜板,也许是两万法郎不等。你也会看到一个卖箍桶材料的商人,坐在门口,百无聊赖地和邻居谈天,表面看,他只有质量低劣的装酒瓶的木桶板和两三捆做酒桶的木板,但他在码头上的工地却堆满木料,足可供应安茹地区所有的桶匠。他知道如果葡萄丰收,能卖出多少做酒桶的木板,误差只在一块板上下。日照好,他便发财,天时多雨,他便亏本。一个早上酒桶<sup>①</sup>的价钱可以从十一法郎跌到六法郎。当地的天气像都兰<sup>②</sup>一样变幻无常,左右着市面的行情。种葡萄的、有田地的、经营木材的、箍桶的、开客店的和行船的,人人都等着出太阳。晚上睡觉担心第二天听说夜里下了霜。他们怕雨、怕风、怕旱,时而盼雨水,时而盼天热,时而又盼多云。上天总是和凡间的利益有矛盾。晴雨表能轮流叫他们脸上出现忧虑、高兴、快活的表情。

这条街从前是索漠城的中央大街,从街头到街尾,“真是黄金般的好天气啊!”这句话代表着各家各户的收入。所以每个人都会这样回答邻居:“是呀,天上落金子啰!”因为他们知道灿烂的阳光和及时的雨水会带来多少财富。天气晴好的季节,星期六,正午时分,你别想在这些铺子里买到一分钱东西,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葡萄园和小片地,都要到乡下去忙几天。这里一切都是预先算计好的,买呀、卖呀、利润呀,生意人有的是闲娱娱乐和消遣,东家长,西家短地打听别人的隐私。某家主妇买了只山鹑,邻居就会问她丈夫做得是否好吃。一个姑娘从窗里探出头

---

① 每桶可装酒 185 公升。

② 都兰,卢瓦尔河畔地区名。



来,绝逃不过闲人的眼睛。大家心里都藏不住东西,如同那些幽暗、寂静、无法进入的房子,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秘密一样。人们似乎都在露天生活,一家子都坐在门口,在那儿吃中饭,晚饭,甚至吵架。有人经过,他们都要仔细打量。所以从前每当有外乡人来到外省的城镇,总会处处被人取笑。引出不少有趣的故事,昂热<sup>①</sup>人是嘲笑人的高手,促狭鬼的称号便由此而来。

旧城的老宅子集中在街的上端<sup>②</sup>,原来的居民都是当地的大户人家。这些老宅子还是法国民风淳朴时代——如今已世风日下了——的遗物,本书所讲的故事,就发生在其中一座凄凉的宅子里。别具特色的街道,处处能唤起对往昔的回忆,整个气氛会使人不期然地沉入遐想。拐弯抹角走了一段之后,你会看见一处凹进去的地方,黑魇魇的,中间藏着一道门,这便是葛朗台先生的府上。如果不谈谈葛朗台先生的身世,根本不可能明白在外省“府上”这种称谓究竟有多大的分量。

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享有的声望,其前因后果,未在外省居住过的人是不能完全理解的。他还被某些人称为葛朗台老头,但这样的老人今天已经不多了。一七八九年间,他是个殷实的箍桶匠,识文断字,能写会算。共和国政府在索漠地区拍卖教会产业的时候,他正好四十岁,刚刚娶了一个富裕的木板商的女儿。他带着自己的现金和妻子的陪嫁,一共两千个金路易<sup>③</sup>,跑到专区政府。当时监管拍卖国家产业的是个粗暴的共和党人。葛朗台把岳父给的四百金路易塞给他,便以一块面包的价钱,虽不合理但却合法地买下了当地最好的葡萄园、一座老修道院和

---

① 昂热,法国地名。

② 街道呈坡形,故有上端、下端之分。

③ 路易,法国古金币名,一路易价值二十法郎,因上刻有法王圣路易之像,故名。